



草原的儿子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草原的兒子

包振中 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插图：付鹏志、李济涌、王峻珠

草原的儿子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14/16·字数 12,000

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0

统一书号：10093·81

定价：0.10元

—

在科尔台草原上，最有名的牧人和猎手就数巴格图大叔了。他能够一个人同时放五群马；他能够在飞奔的马群中从这个马背跳上那个马背；他能够一下子钻到马肚子下面，跑一段之后，又一下子翻上来。巴格图大叔能用强弓射下当头的大雁；能用布鲁^①打下疾飞的野鸭。对了，就是巴格图大叔，在土改那年，用套马杆套住了反动王公小三爷，……

巴格图大叔现在是科尔台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了。

这几年，巴格图大叔的小儿子桑布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了。在学校，十四岁的小桑布是红小兵的大队长；在全县的那达幕大会上，小桑布是连续五年的赛马冠军；十二岁那年，小桑布曾经一个人骑着马，把两只恶狼追入狼洞打死；还有去年那件事，就更使小桑布的名字传遍整个科尔台草原了。

去年七月，县委决定从各公社、大队选出一批最好的马送给亲人解放军，而放牧这批军马的任务，就交给了牧场辽阔、水草丰盛的科尔台大队。

叫人高兴的喜事象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科尔台草原。

小桑布是多么高兴呵！他心里早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做一个象阿爸那样的牧人和猎手，建设草原，保卫边疆。何况，这回又是给解放军叔叔牧军马呢！

军马到来那天，小桑布又找到了正在摇电话的阿爸，要求让他也做一个军马放牧员。阿爸高兴地摸着他的头顶说：“呵，刚离开妈妈的小马就要到草地上去撒欢吗？”小桑布扬起脸不服气地说：“阿爸，你不是八岁就给牧主放马吗？”阿爸笑了，停了一会儿，说：“说得不错。孩子，你们赶上了好时候，要学好本领，草原在等着你们！”小桑布以为阿爸同意了，乐得一下拉住阿爸的大手，用力摇晃着。阿爸撂下电话，望望窗外说：“桑布，先去参加群众大会吧。”

这一天，科尔台草原一片喜气洋洋，大队、



小队把红旗都升起来了，锣鼓声、琴声从四处响起来。大人、孩子都象过节一样，穿上了最好的衣裳。连附近的哈木塔、扎郎那格大队的牧民也都赶来了。他们有的骑着马，有的坐着大轱辘车。桑布和小伙伴们快马加鞭到处喊着：“军马来了！开群众大会了！”

会场就设在解放前牧主的上马台旁的一片青草地上。一百多匹身上闪着亮光的骏马在草地上悠闲地吃着青草。人们围着马群，喝着奶茶，拉起四絃琴，唱起“好来宝”，跳起了“安代舞”。一些老年人走进马群里，拍拍这匹，摸摸那匹，脸上泛着红光，大声地说着、笑着，都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是呵，谁都知道，就是二十多年前的今天，霸占科尔台草原几世的小成阿王朝被推翻了；在科尔台草原上，造反的奴隶巴格图和解放军一起，活捉了反动王公小三爷，贫下中牧才作了草原的主人。

群众大会开始了，党支部书记巴格图大叔站在上马台上和牧民们一起兴奋地回顾了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他指着远方的牧场说：“草原已经是我们的了，但豺狼还没有消灭净，我们给亲人牧军

马，敌人是害怕的。”他号召牧民们要提高警惕。接着军马放牧组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巴彦布大哥代表放牧组表了决心。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阿爸，我也去吧！”

忽然，一个脆快的声音在人群里响起来。原来，小桑布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上马台前。只见他，一件和天空一样湛蓝的长袍罩着一双和大地一样油黑的小马靴；那系在腰间的红绸带上挂着阿爸使过的布鲁棒；前进式的帽沿下闪动着一双猎人般的大眼睛。他手提小马鞭，鲜艳的红领巾在他胸前舞动着，使他显得更威武了。猎犬“敌狼”、“敌虎”蹲在他身后，竖起机警的耳朵……

“阿爸，我们放暑假了，我也去给解放军叔叔放军马！”小桑布说得很坚定，还向前迈了一步。

巴格图大叔有些为难了。是呵，孩子十四岁了，应该让他到牧场去锻炼。可这件事情……

大队看屋的陶吐尔爷爷从上马台下站起来了。他好象猜透了巴格图大叔的心事，说：“巴格图，把我的四絃琴拿来，先让我考考他吧！”

会场热烈起来了，站在后面的人跷起了脚

尖。

巴格图大叔递过四絃琴，陶吐尔爷爷张口唱了起来——

“会唱歌的四絃琴哟，有四根絃，
美丽的科尔台草原牛羊万万千。
参天的老白杨她知道春秋四季哟，
好孩子，你可知道今天是哪一天？”

小桑布立即接着陶吐尔爷爷的歌声，唱道：
“一九四六年哟，虽然我还没降生在草原，
大救星毛主席啊，

已经为我们开凿了幸福的清泉，
这一天，反动的‘小成阿’王朝被推翻，
这一天，小三爷他落入了阿爸的套马杆。”
人群中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陶吐尔爷爷的四絃琴拉得更响了，他又唱道：

“吉祥的喜鹊哟，到处把喜讯飞传，
送给亲人的军马哟，来到了科尔台草原。
牧场上豺狼出没风雨难辨哟，
好孩子，千斤载只怕压垮你的肩！”

人群中有些人为小桑布担心了，都用关切的

目光看着他。就听小桑布大声唱道：

“要练出慧眼的雏鹰哟，只有飞上蓝天，
要成为千里马的幼驹哟，只有驰上草原。
没摸过布鲁的好汉哟，

力气再大也不能甩得又准又远，
要培养接班人哟，

为什么不交给他套马杆？
不要怕看不清豺狼那黑心肝哟，
毛主席的宝书日夜贴在我身边；
更不怕草原上的风雨雷电哟，
我跨着从北京送来的宝马金鞍。”

掌声、欢呼声、喝彩声响成一片。陶吐尔爷爷站起来对着牧民们唱道：

“聪明的百灵鸟哟，人人喜欢，
草原的儿子真叫人心宽。
百花在草原上都笑红了脸，
牧民们，快递上你们的套马杆！”

于是牧民们都站了起来，举起套马杆跟着唱道：

“聪明的百灵鸟人人喜欢，
草原的儿子哟，真叫人心宽。

百花在草原上都笑红了脸，
巴格图，应该交给他套马杆。”

这时，军马放牧组长巴彦布大哥也走过来了，他把支部书记巴格图大叔拉到一边说了些什么，然后走到小桑布跟前对大伙说：“同志们，我代表放牧组正式接受小桑布做军马放牧员，大家同意吗？”

人群中响起了更加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陶吐尔爷爷放下四絃琴，捧起小桑布那虎实实的圆脸对大伙说：“牧民们，看吧，老一辈的勇敢和智慧已经在他的眼睛里闪出了光芒。”

小桑布听说批准他当军马放牧员了，乐得蹦了起来，喊了一声：“我这就走了！”转身就要跑。

“桑布，”巴格图大叔递过自己的套马杆说，“记住，孩子，在我们蒙族人的套马杆下，从来没有逃走的恶狼！骑我的马去吧！”

“‘草上飞’我已经牵来了，‘敌狼’、‘敌虎’，咱们走吧！”机警的猎犬跟着勇敢的小主人很快地挤过了人群……

军马出牧了。小桑布高举着套马杆和放牧员们一起把马群赶向天边的牧场。



牧民们象送别亲人一样，把马群送了一程又一程。已经很远很远了，人群中还传来那赞美的歌声：

九天上撒下来梅花万点，
牧场上骏马奔腾如倒海翻山。
系着红领巾的小英雄哟，
一出阵就如雄鹰般矫健……

二

一天夜晚，骏马“雪里红”驮着受伤的放牧员查宝刚大叔回来了。小桑布也跟回来了。这件事立刻传遍了全村，大队的院子里挤满了贫下中牧。

这是怎么回事呢？人们都在想：论骑术，查宝刚是村里数一数二的骑手，“雪里红”已经跟着他五、六年了，从未出过事故。有一次骑兵演习，人们都看到，查宝刚就是骑着“雪里红”一下跃过了一丈多宽的壕沟。

有的人猜想，是不是查宝刚生病了？有的人猜想是不是“雪里红”踩上了牛蹄坑？……

巴格图大叔一边用小勺给查宝刚大叔喂水，

一边轻轻地唤着查宝刚大叔的名字，……

小桑布向人们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原来，夜牧开始以后，他们正赶着马群进入一号草地，突然，从附近的白杨林里射出一道刺眼的电光。军马，立刻炸群了，四散奔跑。小桑布他们便举起套马杆分头去追。眼看就要追上头马了，可是“雪里红”却突然摔倒在地，查宝刚大叔从马背上跌下来，昏了过去。当查宝刚大叔清醒过来的时候，“雪里红”正趴在他身边，用嘴巴轻轻舔他的脸。小桑布圈马跑过来。急忙跳下马背，用力把查宝刚大叔扶上“雪里红”，这时，查宝刚大叔又昏了过去。小桑布练着“雪里红”跑去找正在圈马的巴彦布大哥，巴彦布立即让小桑布把查宝刚大叔送回村里，他们继续围圈惊炸的马群。

巴格图大叔紧皱着眉头……

“桑布，军马怎么样？”陶吐尔爷爷站起来问。

“还不知道！”小桑布回答。

“桑布，你马上回到一号牧场去，我送查宝刚去公社医院，顺便向公社汇报一下。回来我就到一号草地去。”巴格图大叔又对小桑布说：“告诉巴

彦布大哥，这件事情不简单，要提高警惕！”“赛音那②！”小桑布答应着跑出了屋子，喊着：

“‘敌狼’、‘敌虎’，咱们走吧！”不一会，得得的马蹄声渐渐远了。

草原上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轻纱一样的夜雾，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地象在说着什么，半圆的月亮就挂在小桑布要去的地方。

草原的夜真美呀！可是今天却出了这样的事。

小桑布在想，这是不是阿爸常说的阶级斗争呢？他看出来，阿爸对这件事很重视。对，一定是阶级敌人看我们草原一天比一天兴旺，又要给解放军叔叔养军马，着急了，害怕了，想破坏。我怎么办呢？对，就象那次对付恶狼一样，瞄住脚印扑住影，把它撵到洞里，捉住、打死。想到这里，他把两腿在马肚子上一夹，招呼着：“快！‘草上飞’！”“草上飞”立刻象插上翅膀一样，跑得更快了。

巴彦布大哥见小桑布回来了，着急地问：“查宝刚大叔的伤怎么样？”“阿爸已经把他送到公社医院去了。军马都好吗？”小桑布也急切地问道。

巴彦布大哥好象很难过：“军马一匹也不少，可是有几匹摔伤了！”小桑布听说军马受伤了，小圆脸一下涨得通红。他紧紧地拉住巴彦布大哥的手说：“大哥，一定是阶级敌人搞破坏。阿爸告诉咱们要提高警惕，他说这件事情不简单！”巴彦布大哥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他又告诉小桑布，他们把马群圈住以后，还到附近的白杨林里去看过，什么也没有发现。小桑布要求说：“大哥，你就派我站到查宝刚大叔的岗位上，让我到白杨林那边去吧！”巴彦布大哥拍拍小桑布的肩说：“不要着急，小兄弟，什么野兽也逃不出猎人的手！你不冷吗？”小桑布说：“大哥，我都出汗了。你让我去吧，我一定看好军马！”巴彦布大哥替小桑布牵过“草上飞”，递过套马杆，说：“去吧，小兄弟，把巴格图大叔的话告诉那里的放牧员。”

小桑布答应一声，纵身上马，“嗖”的一声，“草上飞”就窜出了好远。

草原上的夜雾好象更大了，天上的月亮随着马群在游动。军马在月光下嚼着鲜嫩的青草，多好看的马群呀！

小桑布在想：解放军叔叔知不知道我在牧军

马呢？今年我十四岁了，过几年我能不能骑着自己放过的军马去保卫祖国的边疆呢？对了，如果那时能给每个战友都带去一匹军马那就更带劲了，他们一定会说：“嘿，小桑布养的军马真好，跑得真快！”

小桑布想得很远很远……想着想着又想到了放军马上。

他暗暗下定决心：说啥也不许阶级敌人伤害军马。

小桑布来到白杨林带，告诉那个放牧员：“阿爸说，这件事情不简单，要提高警惕！”

小桑布去看那三匹受伤的军马，军马确实伤得挺重，有一匹马连嘴皮都“抢”破了。巴彦布大哥他们给伤马做了很好的护理。

小桑布很想再去白杨林看看。他又想，野兽一定逃不出猎人的手，天亮就好了！

小桑布紧握着套马杆，警惕地巡逻着，……

很快黑夜就过去了，太阳撒出一大把金粉，把广阔的天空和草原抹得金红金红，整个草原就象一幅刚刚涂完油彩的图画，无比清新绚丽。翠绿的白杨林把草原分成一些整整齐齐的方块儿；